

民國四年

希哲廬雜俎

東三省公報社出版

東三省公報館發行

希哲廬壬子文存

洋裝
定價五角一冊

希哲廬印存

中式精裝
定價二元一冊

瀋陽菊史

洋裝
定價五角一冊

莊諧選粹第一集

洋裝
定價一角半一冊
減價一角

希哲廬文學大義

近刊

莊諧選粹第二集

近刊

希哲廬雜俎目次

述異

鼠誇

狐騙

櫃上老人

席中煙鬼

短翁

大面

歡喜冤家

椰揄寒土

金錢龜

赤眼人

黑毛手

雪色狐

判官攪魂

目次

目次

窻櫺幻影

弄刀狐

掃帚怪

談虎

十七則

小說

短篇 飛艇恨

短篇 測字先生

希哲廬述異

弁言

怪力亂神聖人弗語。離奇荒誕君子不談。是以古人作無鬼之論。時哲揆迷溺之說。蓋有見夫神道設教之爲禍烈也。然而稗官小說不諱搜神名士清談。何妨說鬼。况乎學術本無盡藏。闕亡亦哲理一斑。心靈大費研求。催眠得此中三昧。狐能媚客。鬼可弄人。倘一精研。不無至理。方今文明大進。哲理日新。他年說鬼談狐。將等研光。究電此日。豆棚瓜架。必爲絕學。專科或亦意中事耳。至篇內所載類多徵之聞見。否則亦得之友朋。饒有實徵。不同虛譽。握管無似。聊作筆談。信手拈來。敢云妙諦。當世博雅。有以政之。希哲識。

鼠誇

清公博學以進士起家前清光緒初年出爲南中守南中某省俗尙鼠崇拜香火亞於北人之媚狐也清固正直不肯佞鬼神嘗中有所謂鼠仙者歷任香火張供甚盛清至不禮焉且蓄有巨狸兒大與犬埒愛如希世珍日攫鼠子甚夥啖之曰以爲常此中人語固得罪上仙禍無日矣清方以一。笑。置。之。一。日。清。正。與。客。話。聞。狸。奴。號。跳。甚。厲。趨。往。中。堂。則。板。棚。間。若。與。巨。獸。鏖。戰。者。繼。而。聲。漸。變。勢。敗。北。清。君。異。之。偷。梯。上。見。巨。鼠。一。身。長。如。犢。目。灼。灼。然。發。異。光。且。視。且。齟。狸。奴。大。披。靡。將。被。吞。齧。清。君。以。愛。狸。奴。故。且。素。不。以。鼠。輩。爲。事。乃。正。色。言。曰。鼠。子。何。敢。爾。某。朝。廷。命。官。也。當。速。避。三。舍。否。則。撲。殺。之。莫。謂。予。無。香。火。情。也。遂。抱。狸。下。正。倉。卒。聞。後。庭。大。呼。曰。女。公。子。踏。地。矣。知。有。異。踏。跟。趨。視。則。女。公。子。已。據。床。坐。向。清。叱。之。曰。荒。僉。

豈得無禮僕爲此間護法寓茲有年矣子新蒞此何竟辱主人翁若是狎奴雖健其如僕何且子謂爲朝廷命官要知僕亦國家神聖其位且高於汝况汝輩以一官爲啣飯地假國家名位妄肆淫威較僕輩之憑城據社初何以異也從茲與子約其謹束爾狎奴勿相犯僕亦當飭兒輩不跳梁否則欺人太甚當索爾女公子命以復吾族仇請一思之吾言不再清剛直將與辯家人恐因此遭不測羣阻之婉言謝之曰吾主質直至與仙生齟齬後當力戒勿犯仙靈明當能以恕既往且小女子何辜請宥之以爲和好地可乎女公子首肯之有間如夢醒舉動若恆人母詢其何以至此則曰兒散步庭階見一翁拄杖鬚髮皓如銀向兒招手此後則茫茫無所知矣家人神之相守狎奴無使再犯後亦無甚怪異是事得之續師筌賓蓋在清幕時親睹之歸爲余言如此

希哲子曰鼠亦有道哉豪官大吏盜國蠹民孰非鼠比乃其見禍卽如鳥獸竄卽幾較鼠小且是鼠不之若也噫

狐騙

某生軼其姓字世居於灌之東闔外家可中資賴有茅廬數椽月得賃金以餬其口椿園年已老與阿芙蓉有不解緣日弄短笛吞雲吐霧以爲常也不意以老病故遂溘然逝生痛之位極中庭以降式終之典一日適值迎期婦人孺子聚處一堂相對中宵回思鞠育之恩不覺潛然忽中庭有曳履聲且聞傳呼曰阿父歸矣癡欲死兒速爲余具燈事以享乃翁幽明一理勿違乃父言致貽不孝譏家人聞之相對大駭繼聞催促急且其言語間與生前無或異神之遂望中庭羅拜曰兒輩不孝以生死路殊無以慰老父今竟魂兮歸來敢不如命遂親移煙霞具於院東廂少頃聞履聲

橐橐然已燃燈就榻矣約一鐘許盡阿芙蓉膏幾數盒乃歡呼曰去矣吾愛兒明日當爲我備之勿吝費也次夜果如期至遂沿以爲恒約月餘家人少苦之且束廂向外賃噉噉數口悉取資焉以是故風傳遍閭里聞無有敢租以居者某生家計旣日以窘稍有怨心朋舊尚復以人死魄散恐此等事爲狐鼠所憑藉不然先君子在天有靈亦絕不忍以死者口腹故累及生人也某生因是亦疑焉一夜衷利刃移臥廂中以觀其異俟更餘居然澹止且步且嘗曰不孝子今以煩數故竟忘爾父生前之愛爾乎區區膏火竟將不給生前慈愛死後竟爾忘却人之無良一至於此良可慨也有頃牽簾入見生高臥榻上怒曰爾竟肆踞爾父之煙榻乎某生蒙頭被中悸汗浹背不敢少動忽聞其父行聲且近突張其被某生逼視見其目光如炬被池洞澈知爲怪異驟出刃刺之中腹踏地聲鞞然繼聞大呼

曰。僕來。僕來。不孝子。弑父矣。刹那間。聲嘈雜。甚人聲。履聲。門板聲。負荷聲。呼痛聲。大罵聲。半句鐘後。餘聲始寢。祇聞咳聲不止。如斷如續。隱約在席棚間。某生悸甚。終夜不敢寢。鷄聲破曉。呼始息。乃襪被起。召家人告之。故且察之。見牆邊。席棚凸垂。血點浸浸。下相約。鄰人毀棚視之。則一白雄狐。尸臥其上。已毛血糝糊矣。從茲此所謂假父者。不再來。而怪遂絕。

希哲子曰。狐具催眠術。遂利用之。以騙人。香火苟不示。以色桂。雖終身安之可也。乃以具煙霞癖。故罹不測之禍。嗚呼。嗜好之累。如是哉。物猶如此。人何以堪。

櫃上老人

先父幼時。與家姑皆好嬉戲。亦童年習性然也。時先伯年已花甲。以愛憐故。恆慚恤之。父姑遂日與狎相呼之。爲老頭子。見則糾纏不使之去。或拍。

背或騎肩以爲常。彼時家况蕭條，賃屋而居。屋倚南城隅，平昔故有怪異者。先祖經商，素正直，賃居之亦無甚大異。一日先祖外出，先祖母亦赴戚鄰邀家中。祖先父家姑二人，青年姊弟，以無人管束，遂益肆嬉戲，奔走相逐，戶限幾穿。時日薄暮，先祖母猶未歸，乃相偕入室謀休息。見先伯高臥櫃上，口銜淡巴菇，相睨而笑。先父以爲真也，乃與家姑戟指而詈之曰：「老頭子歸家，不一言竟爾高據櫃上，復成何事體也！」乃笑而不答。先父曰：「彼何不禮於我姊弟，速取杖來，大打擊之，以責其罪，遂相率出戶，持挺入向櫃上，雨點落，雙挺交下，間而人已墜落櫃後隙中矣。幼年何知不爲怪也。」乃持挺向櫃後大索，且索且言曰：「汝卽遁入地隙，吾輩亦當覓得之。」况櫃後耶，乃移櫃上，陳具將徙，櫃覓之正紛曉，問先祖母適歸，見家具紛亂，大叱罵之。先父與家姑爲語其故，且曰：「吾哥與吾輩戲，乃歸罪我等，真冤枉。」

極矣。遂大啼。弗已。先祖母乃召之曰。小兒女太無識。豈有生人具骸髀。七尺軀而能入此逼窄之隙中者。是蓋鬼狐類與汝輩戲耳。乃咎汝哥不亦冤乎。先父與家姑聞之。乃相與舌撻神悸。而不敢語。

希哲曰。鬼狐之弄人。也不於正人君子。而於婦孺。不於光天化日。而於昏暮。此其中大有理解在。蓋婦孺心智未定。故易受其暗示。昏暮之時。陽光已退。乃敢售其挪揄伎倆也。世之小人欲遂其鑽營之術。恆假婦人女子爲進身之階。而奔走苞苴。必於昏夜較之。鬼狐其技當益工。其心當益險矣。故吾不畏鬼狐。而畏小人。

席中煙鬼

曲春浦山左畫師也。一日道出萊黃岡路僻無旅舍。村有巨室某。遂投止焉。主人固具有書畫癖者。乃親欸之烹茶置酒。外且出阿芙蓉以享客。曲

君於此中得少佳趣。相與煙霞一榻談論。正豪時。秋深小雨。夜幾三鼓。忽冷風砭骨。燈灼灼作淺碧色。倏一室全暗。迷離模糊。問室東北隅。似有席一卷。由棚頂墜下。中露短髮人。踣而前。曲君見此狀。知有異。毛髮悚然。將破窻走。主人召之曰。客請少安。勿躁。僕自有術以却之。勿懼也。且請爲君道其詳。是君乃客死。此間者與吾等有同好。每於午夜燈昏時。恆作此態。向人然一縷煙。香能嘗。卽去。初不爲人禍也。乃以銅籤撮鴉片少許。以火焚之。烟氣氤氳。中鬼然似領畧。此異味者。適柝聲。橐橐。更人過窻。下聞戶中紛擾。乃叱之曰。何物老魅。又出向人索煙吸也。速避却。否將持挺入。勿謂僕不情。叱聲未已。而席捲及短髮人。已杳。燈亦繼明。曲君驚魂稍定。續詢之。蓋客死爲更人所殯殮。故每出時。更夫叱之。無不立斂。其迹云。

希哲子曰。煙鬼以更人殯殮之。故感其恩。自死猶聽命。鬼亦有情哉。世

之人當困苦時受人援手以致通顯者比比乃一朝權貴視若路人車
笠相逢一掛且吝是又此鬼之不若也嗚呼世態炎涼翻雲覆雨陰險
變詐鬼且笑人矣噫痛哉

短翁

邑城之西北郭公寨羅姓村之舊族也家可中昔顧崇於狐平居恒見怪
異家人習爲常不理焉歲除夕衆翁姑婦孺相與圍鑪守歲且作麪食以
爲慶賀元旦用一堂相對言笑甚歡忽有聲起於衣櫥下若互爲唱和者
軒渠大發格格作鶻鳴家人相顧色變大索於衣櫥下無所見遂安之子
婦某氏驚魂甫定回顧短窗下舊有貓竇中有衣襟綵繚聲異之方凝注
間一老翁長尺許匆匆自竇入手携長煙管足曳吉莫鞞首覆敝皮帽蹣
跚降及炕聲橐橐然且携一短童纖髮覆額笑容可掬也直赴羅祖龕中

轟然中立。睨婦而笑。婦視是異狀。知爲狐。弄大罵之。家人喧呶中。而翁與短童已俱渺。破曉家人方謀作元旦宴。而子婦某乃兩頰大瘡。發痛不可忍。已難下箸矣。衆以是爲狐之報。乃馨香禱之。婦竟愈。後亦無甚變異。

希子曰。羅與予爲中表戚。此事蓋親得之。羅君者。嗚呼。狐之弄人亦虐矣哉。不知似此侏儒輩。天下正復不少。親之則余取。余求不汝疵也。疎之則肆其穿窬伎倆。暗從而撥弄之者。比比。尼山氏謂小人難養。不其然乎。

大而

佟君象爻。隨父宦秦中。民國改造。陝西民軍起義。以地鄙遠。未諗改革之實意。不免持民族主義。以故旗籍者多罹于難。佟君以此故。遭兵禍。右股彈丸射入。幾折。養疴蕭寺中。病榻呻吟。午夜不寐。惴恍間。見一頭自窻陷。

入大與窻等領下垂及榻睨人而笑狀甚顛僇君視之大駭欲避之以病艱于動轉大聲呼同伴促之醒力竭聲嘶同伴方覺則大而亦失所在矣。

希哲子曰聞僇君以苦於痛楚故吸阿芙蓉以冀解免煙霞一榻大面者或亦有個中好聞風而至以欲暢其吞雲吐霧願耶然恃其顏厚不一自愛出此醜面目向人致遭叱斥大而者亦不思之甚也人無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况鬼矣哉。

歡喜冤家

蓋邑某生豪於文少年個儻所試則冠一軍距今十年前以縣首赴省應學試才人心性雅近煙花爾時省垣風氣未開平康尙未拓置以故作狎遊者苦於問津無路多假店居停以通殷勤一時作賣笑生涯者悉以旅

舍爲圓夢場而逆旅主人且因是收賓至如歸之效某生入省寓於大吉店中與某妓名大老吳者結不解緣晝則一榻煙霞暮則半帷雲雨一對野鴛鴦團成火熱幾難片刻離一夕吳以應招故中夜未歸某生以一帳孤燈悽涼不寐閒步中庭頗有遐思顧樹陰下若有人珊珊其來者某生大慰以爲吳之歸也逮近曙之豔麗過吳百倍則盈盈十五之絕妙女郎也前致詞曰妾吳之妹也吳以他故留滯未歸恐君子寡歡特囑妾權作庖代當不詈妾爲毛遂之自荐也生以孤枕難堪且戀於女豔遂不問究竟遽納之翌日吳來某生謝其作冰上人吳訝之生告以故吳詈之曰若箇淫妮子何得假妾名爲移花接木計操挺入室相將尋隙以殺其醋風不謂牽簾四顧室中虛無人吳誓其弄已生曰予豈戲汝也榻上弄煙筒者非彼也耶吳力言無所覩生始知有異俄見女郎坐宣言曰君輩無大

驚異。妾實非人。乃仙也。姓古。字小月。寓此不遠前世。與生有歡喜緣。今來此特了此一重公案耳。吳聞言訝之。然怒其攘奪。已愛不計禍福。仍力詆之。女郎笑不與較。生聞此頗大駭。然又不能竟絕。委蛇其間。無所可否。吳怒曰。君大不懂事。若妖狐豈可常與處。詎不畏戕命耶。妾當設法制之。約于晝夜間。與生相守。看彼仍能肆其狐媚否。是夕吳與生聯榻臥。不謂於不知不覺間。亦移就旁榻。而女與某生仍肆效綢繆焉。吳知其無術。排遣遂棄之。去女郎至此。遂擅專房。寵始猶密。不示人。繼而朋舊間勸生斥之。生既溺於愛。復憚於術。置之從此。事既大播。生亦不復諱。朋來女郎亦與之肆相談。講惟不以色相示人。耳女郎善迷藏。恆異奇。令人不可解。煙具者。某生之常用品。有時忽不見。衆索之。女郎笑指曰。在此昏棚上矣。衆弗信也。至其指處。破棚昏則居然在。於是衆神之無敢違者。店之司更某素

不信狐鬼。一日大嘗之。乃言未畢。而雙掌交下。面爲之腫痛。幾不堪哀之。始免。女郎與相處久。一日謂之曰。妾與君既成伉儷。焉有子。婿不識岳父母者。妾家昔言離此。不遠意。將與君歸寧焉。君愛妾。當不忍梗也。生然之。遂同女郎步往。迷離間。造一第。赫然類顯者。居人門。則侍婢導前。傳呼曰。三小姐同新婿歸矣。突見廳門。開處。三數妖姬。言笑相迎。女郎爲俱見之。蓋生之姨輩也。至室。則一老翁。一老媪。握手相語。女郎謂之曰。此妾父母。生知爲泰山水拜之歡聚。一堂家人。父子不啻也。且爲生置饌。亦精美。可食。座間數妖姬。相狎。座戲譁。間作生大歡。夜數鼓。始同生歸。生至。足拜倒。裙帶下。帖然不以爲慮矣。此事既喧。人口生父少。稍聞之。乃赴省。一索其究竟。至則見生之言。語支離。形神彫瘵。遂百方謀。却之。而不得。無何。秋風已至。學使將舉行院試。某生以衰病。故支持。應攷赴院。時女郎亦與之俱。

送茶磨墨極殷勤焉。然惟生知之，他人不見也。生以精神恍惚，故草草完章。首文題竟忘置，不錄。於是被除而女郎至此竟絕。

希哲子曰：因果之說，學者不談。然此事之迷離，惛恍真有使人難于索解者。將謂其有恩乎？則某生之功，名因此而敗，將謂其有怨乎？則又綢繆倍至，雖伉儷不若也。世有辨者，亦難索其究竟。然某生失却芥子功名，而得美人大多愛顧，生之豔福亦不淺哉。

擲揄墨士

劉先生者，直隸人，以家寒，走關東，假教授爲餬口計。賃敝廬數椽，家人父子聚而居焉。顧居恆時，見怪異，先生以質直不肯佞鬼神，且以長安居大不易，遂安之。先生有子數人，長業，商次，則在塾理童子業。時先生在某君處，司教授，夜不歸，以爲常也。一夕，幼子白塾寧家，兄弟團聚，燈下話家常。

以爲樂。俄涼風起於竈下。燈驟昏。作碧綠色。室中儲柴葉。瑟瑟有聲。先生
蓄一貓。奴對之。矍然鳴。狀若甚懼者。家人大駭。恍惚間。一物自竈中出。直
趨向先生。中子突覺頭面間如鋒刃刺痛。極而號。同院居人知有異。羣持
械往破扉而入。則已無所見矣。所異者。先生回舍。則遁而不出。否則既肆
其狂虐。設於竈中。置火則怪亦無由入。然偶一不慎。則虐如故也。遂謀遷
徙於城中之東南隅。不謂風靡潦倒。慣受挪揄。移居後。先生之夫人又祟
於狐。且聲言將下玉鏡台焉。百計不得却。瀕於死者數矣。後以他移。而此
禍乃息。

希哲子曰。異哉。狐鬼之播弄人也。每乘其氣運微時。則爲禍益烈。狀況
稍佳。則退避不見矣。世間無賴小人。于人赫煇時。則恭維之不暇。一旦
失勢。不惟避之若浼。且從而下石焉者。比比皆是。小人之伎倆。較之鬼。

狐有益甚者。夫人禽之界。辨在幾希。今小人之。心與禽獸。乃有過之者。甚矣。鬼狐可懼而未可懼也。噫。

金錢龜

金錢龜小如錢。作金黃色。產於陝西華山之下。善避蟲蠹。置之衣筒中。可免齧蝕。患月出之以吸空氣。則不食。而可活至八九年。亦奇物也。惟其如何竟能避蟲蠹。我國素乏格物知識。莫由知之。殊爲可惜。鄉人無知。遂附和於鬼神之說。其歷史亦頗離奇。謂陝邑有某富戶者。居於華山之下。豐費而吝。人有請求。雖一毛不拔也。某日有一道士到門。募化約月餘。主人不禮焉。婢某憐之。懷麪饅首數枚以贈之。且告之曰。婢憐道人。功苦破例。一濟之。速走却否者。主人知。婢無死所矣。道人召之曰。子尙有慈悲心。一念之善。天必宥之。某主人者。則真不可道矣。僕天使也。特降塵輝。以觀爾。

主舉動。今若此禍將不旋踵。子記取門外石獅眼紅時。速走避。遲則無及。慎誌之。莫召他人也。乃揚長去。婢以其言太奇。恐無是事。已一笑置之矣。不謂某日。小主人戲以硃筆塗獅睛。獅眼居然紅矣。婢以其言果中也。遂竭力奔去。數百武外。聞崩然一聲。樹石極飛。蓋山已破裂。而某君一家。遂同罹於禍。婢脫難後。此說遂傳人間。後此山破裂處。生有小龜。時人附會之以爲金錢所化。遂有金錢龜之稱。戚人某公宦於陝。歸爲述其顛末。如是。

希哲子曰。神話奇詭。不過爲一般守錢虜。作捧喝。可無論矣。若此龜之效用。其所以然。終無有知之者。特記之以質窮理。格物諸君子。

赤眼人

予髫齡時。在書塾。理童子業。同硯曹君處。甚得課罷。則相與騎竹馬。放紙。

鴛以嬉戲焉。予童年胆頗壯。恆深夜出跳擲書塾前後。以爲常也。某年值
 天齋廟會期。塾中舊例放假三日。以肆游覽。遂與曹君各購得木刀一柄。
 早暮玩弄。斜斜有尙武風。一夕與曹君持刀大舞。少疲赴房中。懇家慈辦
 茶作解渴計。不意在門前佇候時。見曹君自前院來。約十步許。駐足以刀
 相向。勢將兩不相下者。予嘲之曰。爾胆怯。恐敗北耶。否則何不前來一試。
 乎。曹君曰。予豈胆怯哉。汝旣不憚不妨一較也。利邦頃所謂曹君者。已到
 目前。注視之狀。大異衣式。雖同而面目猝變。雙睛突出。大如鷄卵。色殷紅。
 且透明。有睛少破。睛肉下垂。如幕。予驟見此狀。心胆俱碎。大吼一聲。猝倒。
 後此則不省人事矣。久久聞家人呼叫聲。驚魂少定。羣詢予曰。何所見。爰
 爲備數怪狀。家人大駭。遣人向前院中覓曹君。曹則方在階上坐。弄木刀。
 以自遣告。以故亦驚駭。不知所措。後遂不敢深夜出矣。

希哲子曰：此爲予所親視者。童年嬉戲，狐鼠弄人，心中無主，遂被嚇倒。後志稍定，再欲視，是異狀以資攷証，則又毫無所見矣。蓋么魔伎倆，只好賺三尺童子耳。乃世之堂堂丈夫，不免墜小人術中，以受其撥弄，亦蠢矣哉。

黑毛手

姚君甫，堂邑之名寫真師也。省垣中有寬心花園者，爲蒔售花木之所。拳石盆盎，位置井然。姚君以其有畫意，賃居之以爲裝點寫景。計小屋三椽，布置明淨，雖不輪奐，然亦雅致。宜人可避塵囂，厭俗者流，爭趨之。姚君以此生涯頗不惡，乃花妖木怪，慣好弄人，不謂於尋花攬勝之區，竟有駭魄驚心之事。發現焉：一夕姚君獨坐一室，突聞廳事置藥瓶架間丁冬作聲，異之以爲宵小肆其怯，篋手段也。出視之，乃駢一黑手，大如箕，五指與杵。

埽毛茸然作黝黑色指觸瓶瓶架幾倒姚君胆素壯欲一窺其竟究則固一如椽通臂由簷下者叱之不少却摩弄有頃始抽臂引去次夕復來如是有日而臂已漸長幾欲塞簾入矣姚君既理寫真業與泰西某教師頗相得意欲假耶穌聖像驅此魔物奈試之仍無效久久簾已無阻此魔然大手直將入室攫人去某君情急智生向西人假匣鎗數枝乞友數人以爲背城一戰計某夜臂竟伸至床榻指觸衣作惡臭不能堪乃約時共舉閨然一發彈煙滿室房外作大吼則手已不復見察視地上滴滴皆血痕而此手遂不再肆搜括矣

希哲子曰黑毛手何異哉今之人其爭權奪利孰不假此惡手以遂其攫利攘財之計縮印綬坐堂皇非不莊嚴可怖然其冥冥中此通臂大手方且肆奪民脂民膏以去一旦失勢則此龐然大者又復可纖然小

納苞苴拍馬屁焉變幻無窮較此黑毛手其妙用乃不可以道里計又焉得若姚君者出此霹靂手段以使之引懼哉

雪色狐

邑南某村某富室之子婦崇於狐徧延巫覡僧道爲術以驅之顧符錄頗施無一效者某日某富室又聘有名巫某以爲驅除計神歌饒吹一院喧闐臨村好事者紅男綠女爭往觀焉以一遂其好奇之想村南某生以教授生徒爲糊口村俗每延巫治病俗名之爲跳神而多以夜某生以夜間散學無所事從衆往觀路過禾田間見禾葉瑟瑟作聲中如有人潛伏者竊窺之乃大異見一物雪白茸茸然人立而前掠禾葉敷之身前爪持禾莖一頭覆以豆葉蓋狐也妝飾畢狀若甚歡娛者倏忽間突幻一老者頭覆帽身著袍掛手持長煙管儼然一鄉先生矣遂由禾田出雜衆中以行

衆不知也。某生踪跡之迤邐，間竟造某富者居。衆直趨前門，狐獨由後門入。某生竊從之，見門內綠陰滿院，蓋某富者之場圃也。將近病婦室，見屋內人影幢幢。正巫者將作術時也。時盛暑，後窓高敞，故某生得爛知之。時狐忽佇立墻陰，若有所待。少頃，巫者持香火，延神入體。人乃大譁，歌聲鼓聲相聞，作巫者乃百出其術，以窮病者如鑽火，傾穿火鞋，挂靴，刀開天門等名目相繼演試，以與衆人者較術之高下。時某生暗囁見其作諸般狀，狐舉手則病婦亦舉手，狐投足則病婦亦投足，狐縱身則病婦亦縱身，幾如傀儡登場。人牽其線者，時室內巫窮諸般術，而病婦毫無所窘。蓋有狐以從中使之者，然也。觀者羣稱病婦之能，笑巫者之拙。衆口雌黃，巫者大赧。某生見之，笑極氣極，忽見牆隅有鐮刀一事，竊持向狐，後突砍狐方弄術，不之備，一擊遂踣，已腦崩斃矣。適聞室中大呼曰：病者負婦愈矣。見

巫者猝然精神抖擻一若大功告成者色頗驕觀者復羣誇巫之神而不知某生方竊笑於其旁也後某生稍露其事巫遂遠遁以避之

希哲子曰狐之技亦神矣撮草爲衣驟幻人狀其易形之術不爲不精卒因某生偶然一植竟爾隕命可見權衡雖精終有敗露之日世人以弄術自命可以憬然矣

判官攫魂

英生貫一同學友也生平所歷怪異頗夥曾記言幼五六歲時在院內作童子戲突來一偉人著古衣冠面目獐狎一望既令人怖見生不一言挾之腋下如飛而去大號無應者不一時至一處門閤宏敞遂挾以入入則院中人皆殊形異狀不類人世幽閉此中者不知其幾何日飢欲死遂覓隙謀脫出乃乘院中人不備時逸去倏忽間已至家中遂如夢而醒先是

英○之○家○人○忽○聞○英○大○啼○破○門○出○至○則○已○一○息○淹○淹○魂○魄○徵○屬○矣○遂○齊○聲○呼○喚○無○效○延○醫○救○治○又○無○效○如○是○者○三○四○日○忽○聞○英○啼○聲○聚○視○之○蓋○已○甦○矣○英○爲○之○述○其○端○末○如○是○後○英○年○事○稍○長○携○友○人○觀○上○元○燈○火○過○四○平○街○城○隍○廟○入○廟○隨○喜○兒○縲○縲○上○偶○中○有○所○謂○判○官○者○其○形○狀○與○所○遇○之○倖○人○無○或○異○彷彿○如○欲○冉○攫○之○去○者○而○門○徑○頗○悉○乃○當○日○失○魂○時○所○幽○匿○處○也○大○悸○而○返○自○誓○以○後○不○入○是○廟○云○

希○哲○子○曰○異○哉○英○生○之○所○遇○也○魂○魄○之○說○恍○惚○無○悲○土○偶○芻○靈○又○本○塊○然○一○物○夫○何○靈○爽○之○可○言○乃○英○所○言○一○若○實○有○其○事○者○更○可○異○者○陸○生○再○遇○面○目○依○然○堂○宇○初○臨○門○庭○縷○悉○夫○豈○僞○託○者○所○可○比○哉○理○之○所○必○無○竟○爲○事○之○所○或○有○此○類○是○也○

窻權幻影

某年月日約在午夜間睡夢中聞屋中器物作聲欲傾箱篋式件亦丁冬振響蓋地動也時咸弟年尙幼亦從夢中驚起覩窻櫺上頗隱約有光細囑之乃如人作影戲者影腫冠蓋相屬由東徂西絡繹不絕中有一人携大靴長與窻櫺等亦隨此幻影往來於煙櫺間約半鐘許地動始已而影已隨滅事後告之家人家人無一見者亦一異事也

希哲子曰地動之說可推測而知初無甚奇異也所難解者窻櫺間竟現此異影按理心學家言本可付之幻覺之列然此幻影不生於他時而適生地動之時且與地動時間相終始似不無關係者世多博物君子其有以詔我乎

弄刀狐

友人恩君邑之武孝廉也孔武有力且諳少林術名聞噪一邑以故好勇

者爭師之前。清以科第取士。每逢科歲時。一般赴武場者。皆寓恩君所。且以練習刀弓各術。恩君設皋皮於某官廳。屋宇林立。久無人居。城狐社鼠。多憑凌其中。恒出怪異。某君以習武場地須敞且膽力壯。亦有所恃而不恐。賃居之廳爲正室。五東室爲習技場。弓石多置其中。每於此中練習。以爲常故。每至午夜課罷就寢。則聞彼室中。舞刀呼呼。環聲鏘鏘。然衆驚異之。糾衆往觀。輒鏗然一聲。刀墜地上。顧無所見。然無人時。乃舞弄如故也。衆以無甚大碍。遂安之一夕。恩君聚師弟於一堂。相與談論技術。時月將半。蟾光耀於戶牖。問物無不燭也。突覩南窗上有一黑影。茸茸然伏息。不少動。眎其狀頗類狐。衆以其可襲而取也。相戒談如故。以免令其覺。一人持洋銃。實以彈。覘定影伏處。轟然發。突聞窗外號聲大作。影遂墜。羣趨視之。則一黑狐。約長五尺餘。毛無雜色。血津津。團毛作紅紫。已中彈殞矣。自

此夜中遂不聞舞刀聲僉以爲是乃狐所爲也

希哲子曰狐亦有道哉前清拳匪肆虐鬼竇一聲則大仙至弄拳鼓刀多中程式雖夙習不啻也衆遂神之豈知其於冥冥中曾費盡苦功夫來不學無術人亦知所警哉

刷帚怪

省之東南萊屯董某者以農爲業娶婦某頗能操井白顧崇於怪中夜恒躍起曲踊三百雖有力者莫能制之也據云一少婦邀伊爲采伴至則向伊招手則迷離惘恍效其所爲家人苦之覓巫醫爲驅除計顧符籙頻施毫無效果如是者數月無可爲計相與付之孽緣而已一夜婦仍肆其故態戚某者以豪氣著膽素壯披衣起手捉芟禾刀以瞻其異時約夜半室中燈灼灼作碧色涼風砭肌骨不可禁受顧回顧無所見惟婦在榻上作

天魔舞。家人羣避於他室。中戚某見此狀。心中亦無定見。乃捉刀四擊之。忽聞瑟瑟聲與唧唧聲交作。燈乃大明。婦亦罷舞。大異之。呼家人入室。則見一敗帚。帚筴散。落地上。腥血點滴。間有零星彈子。綴其間。蓋初曾燃槍擊之。以帚筴散處。未能中肯。至是帚約開。而怪遂絕。

希哲子曰。天下之大。何事未有出人理想外者。恒多見之事實。夫蚩靈然一物也。乃變其常。且可以爲禍。人爲萬物靈。其如倒行逆施而害更鉅矣。世之君子。其防閑小人。不可不作如是觀。



希哲廬談虎

燈謎小事壯夫不爲然。出於古之庾詞隱語。亦文人用以消遣之一法。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雕蟲小技。實有足以令人拍案驚奇者。記有山東友人謂曾在某處揭一燈謎爲（木葉未盡脫。淮漢水亂流）兩句。猜四子句。一一時皆悶煞。後經人打破。乃才難二字實拆字格也。拆字不難。而謎面二句頗極渾成。亦難能可貴也。

燈謎之格頗多。其常用者不過捲簾脫靴落帽等類。至諧聲一格。作者頗少。以其最難恰當耳。然偶得渾成者亦足令人解頤。昔友人曾述一謎面爲（上頭吹笛子。下頭打破鑼）裡爲詩經句二（魚麗於鱉。鱓）頗能傳出鑼笛之聲。近人曾有以（將官鳴鑼）猜詩經（武夫洸洸）句者。庶幾近之。

燈謎中格類不一除會意外要以捲瀛爲最巧妙昨翻閱滌性山房謎稿見有以（交章攻霍光請亟罷之）猜（孟子去齊）妙語天成毫不牽強又有以（劉寄奴致意）猜詩經（好問則裕）亦此格中之上乘也曾記某報中載有以（歸而謀諸婦）猜物一（酒罇）（君諸尾闕）猜四子句（邦有道穀）者既極渾成且有滑稽之致亦不易得之作也

凡製謎時如謎底按之謎面上下或有閒字時可用脫靴落帽以濟之落帽則去上一字脫靴則去下一字也間或有閒字過多用雙脫靴雙落帽者則未免過於牽強能者不取也如（一榜盡賜及第）猜四子（發而皆中節）則節字爲閒字卽爲脫靴格（商君握秦國之政）猜詩經（或王事鞅掌）則或字爲閒字卽爲落帽格大約此等格式本非謎中上乘製謎過多時間一二不忍割愛亦可存之終不如會意格之天然圓成爲無

上妙品也

捲簾脫靴落帽外有解鈴繫鈴兩格亦所以濟諸格之窮也中國字聲向分平上去入而平復分爲上平下平故有一字兩聲而其義各異者四子五經句讀往往有加圈去圈頓成別解文人遊戲借此亦足以運用巧思成謎如（替叟殺人）猜書經（誰敢執其咎）卽繫鈴格蓋咎字原讀爲咎過之咎而茲讀作咎絲之咎也又如（使舜完廩象從而掩之）猜詩經（倉兄填兮）卽解鈴格蓋原文兄填讀如匡殿此則讀其本音也然皆巧妙無倫比近人有以（二毛）隱詩經（有頒其首）以（孫男尙未生）隱左傳（子產過女）者亦極變化尖新之妙解鈴之外有所謂老人格者又名爲白頭格卽首一字讀別字也有所謂踏雪格卽末一字讀別字也又有謂冰心格者卽中一字讀別字也以上

諸種格式雖間有作者然總近於牽強無甚可採以其終不如完成者人驚爲天衣無縫也至有一種純讀別字者普通名之爲梨花格不讀本字不作本解令人意想常有不到處此種尙不無可取亦讀某君謎稿中以（近代故事）射食物一（點心）頗有意致蓋點心讀作典新也製謎過多有此亦可以聊備一格然終是旁門外道非正宗也

會意一格在燈謎中最易渾成亦最易領會欲使人稍費轉折莫如將裏用數句連言且加以拆字如（佯）字題面猜四子句二不連爲（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二句頗極巧妙曾記友人以左氏（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句猜四子句一古人名一爲（周有大賚謝夷吾）亦極渾成之致昔年同人作文字戲友人曾以余之名字書作（覲揚王光烈）猜詩經書經句各一爲顛之倒之乃武乃文雖一時遊戲之作然亦可以匹亞

前人矣。

燈謎一道以重門格爲最難。昔年曾作一謎面爲（方寸）二字猜詞牌。一掛出多日無一道破者。友人詢之曰（無悶）而已。蓋方寸者心也。而此詞牌名爲無悶。拆觀之無門心也。重門既難而其中又稍帶拆字。且此詞牌亦甚生無怪。令人悶煞。然太穿鑿未免寡趣矣。

對字格爲燈謎別派。無甚可取。然出以自然亦可聊備一格。如舊謎（桃花女）猜樂名（柳葉兒）亦有意致。閒嘗將其稍事變通用（殺青）二字猜六才句（對面搶白）蓋以殺青爲搶白之對面也。曾見某叢報中以（頌聖德）猜詩經（對揚王休）（郎騎白馬來）猜六才（他見黃鶯作對）亦此意也。

拆字格古亦有之。如漢謠（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生）以此兩句

合董卓二字頗覺巧思綺合昔人有以（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猜一脩字者後有人仿之將上一句易二字爲（晚晴人獨立）乃猜一倩字亦扣合緊湊可謂各擅勝場近有以時事作謎而及以時人名及新名詞爲謎裡者然佳者頗不易見前記某小說中有以（蔡使蠱辱國權問題）猜書經厥罪惟鈞句（舍瑟而坐）猜起點二字亦極巧合不可謂非此格中之佳作也

成謎中以地名作謎底者頗多然佳者甚少曾記昔人有以（子游之門人）句猜（假師）者尙有意致某義報中以（旅獒）猜外國地名（西貢）語意雖淺近亦不失爲妥貼之作友人郁君子章長於隱語十年前曾同作春燈謎主迄今各以縛於俗務不彈此調久矣回首前塵能無今昔之感茲猶記其以（耕於有莘之野）猜今地名（伊犁）以莫遣

韶光老猜（長春）謎裏謎面均極渾成誠作製也。

燈謎貴乎渾成。然有時稍加斧鑿亦足見其尖新。昔有士子溺於科第。當歲試時以試題叩之扶乩者。乩告之曰：題在紅葉白雲之間。當時竟莫名其妙。及試題飛下則富貴於我如浮雲。葉公問政也。蓋葉讀如攝塾師。加紅圈於其上也。語意尖新。近人有用其意製爲燈謎者。而爲佳人口上點胭脂底爲四子（唯）句者。卽脫胎於此。昔年主持謎社時戲書路字於紙條上用火將此字燒損。猜四書人名（季子然）亦頗有意。曾記友人某君揭謎懸燈。適值風起遂拈白紙條於其上書猜六才句一。蓋爲格楞楞紙條兒句也。亦巧矣哉。

燈謎之面以成語爲佳。否則雖穩洽終不免造作。氣曾記有以七截句隱射事物者亦頗有雅倩之致。一昨檢閱山左吳雨軒先生謎稿見有一絕。

(無端驚醒夢遼陽。蓮漏遲遲。正長刺罷鴛鴦。雙指倦妝臺。斜倚盼張
 郎。隱(黃鶯兒聲聲慢繡停針懶畫眉)四曲牌而既妍雅底復緊湊。
 不愧爲詩謎杜家也。昔有某說部載閩中某倭絲竹中年慣作隱語。曾有
 四絕隱文房四寶者其一云可愛亭亭玉一枝幾番欲舉又遲遲。春來情
 思無聊甚入握還愁不自持。其二一團芳體膩於酥飽醮輕研有意無情
 到濃時拋不得甘將皓質任君污。其三鳳樓才藻結新知五色添裁雪豔
 姿幸有蓬萊青鳥使許儂宛轉說相思。其四當花對酒屢橫陳光潤平分
 紫玉瑛方正似郎誠可敬却嫌端甫欠柔情語意旖旎情見乎詞某客幾
 以詩謎往來踏相如文君之轍某氏之風流儒雅可見一斑即在謎論謎
 亦信是此中勝手也。
 隱語一道千變萬化不可無格式亦不可盡拘格式翻陳出新事在能者

自神而明之也。謎面除成語外，詩歌詞曲無之。不可所要者，裏面均須吻合，不可虛無影響耳。曾記昔人以藥方地契等製爲謎面，亦頗具巧思。然皆過眼雲煙，不能記憶矣。僅記有一紙情書語極風致，書爲（五月十五日得郎惠書，隨卽裁答，千里寸心相思，子幾糜爛矣。然而苦心自耐，蝶痕不減，新描草草，連篇蠶繭已成，陳迹尙宜及時返旆，重聯久絕之歡，否則床頭人未免小梗中懷耳。）影藥名十二爲（半夏寄奴旋覆遠志豆腐蓮子青黛藁本故紙當歸續斷荊芥）底面緊湊的是合作。昔主持謎社時亦曾擬作一書，自信尙非惡劣，惟生平腦力不佳，且以一時遊戲，又無底稿，前塵回首，徒喚奈何。

通常四子五經皆可作爲謎底，間有以六才曲牌志目爲之者。此中原無一定規則，不過取其普通而已。故一般好事者推而廣之用，諺語作謎底。

是雖漸趨俚俗然偶遇一二佳者亦足令人解頤猶憶昔人有以（天威不遠顏咫尺）猜（小白臉）者語頗尖新某說部中有一面爲（子路初遇丈人未嘗致敬）底爲（有限不識泰山）亦有意致昔曾戲擬一謎用（阿利安人種）猜諺語一（胎裡紅）者雖不大佳自問尙可敷衍

黃絹幼婦外孫蓋曰當世推爲謎語開祖後人仿而效之以絕妙好辭爲贊曹娥碑而作遂名此類爲曹娥格其實卽拆字之濫觴也不過曹娥簡單拆字則複雜耳昨閱海棠龕謎稿有以（織匠螢火小山配耦）猜藥名二爲（紅花砂仁）卽脫胎於此然詞意簡畧尙易領會近見某叢報中載有小詞一首猜四子句（晉國天下莫強焉）語頗風雅特并錄之普濟寺草離離空花園或借棲夫人有病頭難起一炷香卜告神祇薄暮

日沈西雖有約負佳期張生長別離錯認了白馬將軍至矣錯繯變化極
隱語之能事謎之變化無奇不有或用繪畫以形容之或用寶物以標示
之只叟妙想天開文章偶成皆有令人喝彩者閭里之間村童牧豎之所
述其鄙俚者無論矣曾記某說部載有富室某佞於鬼恒購紙鬼判陳諸
門外以爲超度計一日有邑之某名士素不羈散步過其門見之大笑取
其中之碩大且彭者覆於地綴銅錢一枚於其旁粘紙其上大書曰射俗
語一懸彩頗巨人爭集之無一射中者突衆人中一乞者取所綴錢繫之
巨人腰不一言逕取彩物質質去觀者大譁以丐者將錢騙却矣某名士
大笑曰此所謂（一文錢逼倒英雄漢也）衆始大悟嗚呼若某名士者
迨有所諷而出此耶然卽以謎論亦可謂花樣翻新矣

燈謎底爲一句者尙有地周旋易於著想若底祇一字道路旣窄構思甚

難○然○得○其○妙○訣○亦○未○始○無○佳○製○也○曾○記○昔○人○有○以○來○往○不○逢○人○猜○（柱）
字○竹○疏○宜○入○畫○樹○少○不○成○村○猜○（彭）字○者○而○頗○雅○鍊○底○亦○切○合○斷○推○上
品○近○閱○某○說○部○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猜○（歲）字○以○（適
蔡）猜○養○子○亦○切○極○當○然○而○究○其○實○際○別○無○他○道○不○過○善○用○拆○字○格○耳○記
友○人○某○公○以○（使子路反見之）影○（甲）字○余○戲○擬○以○（亞）字○影○（
阜）字○則○又○改○用○會○意○象○形○可○見○燈○謎○一○道○變○動○不○居○只○要○神○而○明○之
耳○



希哲廬小說

短篇
癡情
飛艇恨

風日晴爽邊地秋高短草欲枯白沙耀人鏜吹聲嗚嗚中則見馬龍車水
帽影鞭絲貴族豪門紅男綠女弓刀匣劍武夫洸洸髮短衣學子濟濟
下至秦樓楚館碧玉小家燕市屠沽吳門走卒莫不萬頭攢動高揭其眼
簾圍聚其視綫共注意於龐然一物車而附翼舟而有輪首尾悉完作蜻
蜓狀機聲軋軋欲舉未舉則英國某博士將舉行試驗之飛行艇而遊人
之如蜂屯如蟻聚者則某博士舉行飛艇之試驗場也
時則有某生者徘徊延佇於飛艇場中俯首不語若有深思瞥見一女
爲時式裝纖髮垂頰辮絲覆背頸繞緋色之巾手握藍絨之套靴纖踏地
衣短凌風擬西子之顰笑啼並妙方趙燕之瘦綽約生姿一時萬人眎綫

如雷引磁吸乃羣集於女郎之一身是時某生者將語不語狀甚醜腆女郎則向某生點首者再以示素識衆方羨某生何物寧馨竟邀美人青睞不知此事内幕大有因緣某生則爲漁父之有心某女郎則是司空之見惜一則情有獨至脈脈無言一則意有別鍾滔滔皆是而情天恨海中遂造成此一重公案似此單相思怎不令人害殺搔首問青天亦祇呼負負而已

某生者章其姓菊友其名瀝產也世衍青箱家傳金紫幼隨父宦遊京津年少多才已嶄然露頭角繼以椿萱萎謝身世飄零隻身走關外作寓公於白山黑水間九年於茲矣陸機入洛久噪才名宋玉窺鄰復馳艷譽始從事於實業以文人頭腦雅不相宜遂棄之爲某當道記室惟某生素性質直一肚皮不合時宜宦海升沈乞憐昏暮鷄羣立鶴不覺形差乃遁爲

某報主筆長卿賣文差足自給安如也歲雖青以頻年閱歷世味飽嘗落
落寡所歡遂抱獨身主義孤燈顧影祇可自憐玉山照人誰堪比並亦激
而出此也否則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如某生者又豈寡情人哉蓋其鍾情
甚妙固覺視情甚淡耳

女郎小字蓮儂家在浮邱樵山間寄籍浙中身世素寒微某公者習於泰
西文字以交通事起家撫女郎爲義女遂冒趙氏幼聰敏於橫行斜上若
有素契故年華方粲已可名家華漢文字亦粗諳門運平素慕男女平權
之風頗不交際近隨義父北游遂蜚聲於松花江上憐才慕色者趨之若
鶩焉女郎既習於交遊又從而操縱之於是聲譽鵲起登演說之壇則蓮
蓉墜座擁皋比之席則桃李滿城一時人有語語女郎人有羨羨女郎遂
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北方多美麗鳳頭拜倒鞞尖南國有佳

人燕脂失其顏色。某生於此不覺心焉。慕之名士。特憐才寡人。非好色。某生心雖木石。能無枯井生波耶。塵心已作沾泥絮。一遇春風款款飛。某生乃何隙。隙緣意欲覓青鳥。使以通其殷勤焉。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至誠所感。則造化小兒。竟能於冥冥中以促之。進乃良緣。方遂又故。斬不予。碧翁翁。簸弄人。其顛倒常如此。某生之與女郎。亦爲碧翁翁所顛倒者也。一日某生方在館中理事。忽一紙飛來。魂靈飄越。私喜可藉此以償其素願。蓋來函則以某女郎名義發起義賑。劇而所排演劇中某女郎且現。苦提身爲衆生說法。九天咳唾滿座。俱香色相示。人大飽眼福。某生之喜可知也。屆時某生以新聞記者資格。得入優待。席繡幕。高張眼花撩亂。則正某女郎登臺說法時也。崔護之過桃花門下。張生之入護國寺中。此情此景。彷彿似之。而五百年風流孽冤。遂種於此。

繼而某生以大名鼎鼎各黨派爭欲羅致之以爲健全分子計乃被介紹爲某黨黨員不謂天緣湊合而某女郎亦復投入黨中時機之來更益接益近某女郎以文名大噪被推爲文事部長某生之名適驥附其次時人有微倖下風之歎朋儕間以某生與女郎姓字恰相對乃嘲之曰是此美名兒竟爾成雙作對彼蒼未始非有意撮合之者某生聞此方以一笑置之不知心窩腦海中經此一番激刺則情根深種益固結而不可解矣志士登場鑄黨謀國民之福清言霏玉揮塵解小郎之圍某生以黨事識女郎之父且識女郎焉女郎以擅於交遊故對某生亦頗結納從此香閨不鎖許爲座上之賓郎馬騎來恆識春風之面以平素主持獨身主義之某生遂束縛於情絲十丈中顛倒無以自脫相需甚殷相遇甚疏天下事恒有出人意料外者以某生之天矯一世不減張緒當年以女郎之儀態

萬方詎讓飛瓊獨步兼以郎饒辭藻妾富才華結錦同心共圖國事捲簾梳洗悵望黃河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天下事大有可爲有情人都成眷屬詎不甚善無如女郎者聞其意別有屬其於某生亦不過朋儕視之耳而人世雌黃有謂與某貴介弟已有嚙臂盟者有謂某公將收作金釵列者悠悠之口雖是無憑而女郎與某生期郎自有情妾原無意痴頑月老不作人情致令某生甘服獨活丸亦痛矣哉

某生以天緣無分益觸悲觀遂服膺老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之言痛勞燕之分飛作尹邢之避而不意茫茫塵海會有見期渺渺情天偏生種恨乃復遇之於飛艇場中歡喜冤家相逢狹路此時心頭突突某生之胸坎中正不知是喜是怒是樂是悲是怨是慕是感是恨是酒是醋一寸心田容幾許淚痕鉛瀉此中多旁觀冷眼人焉能知其痛楚哉至某博士者以

異國人更焉識某生之隱恨。不然使出其熱心俠力。則此翩若驚鴻之飛。行艇不難奪置。此寡情女郎。俾一對紫鴛鴦。常翱翔天空中。以弭此缺憾。吾知某生者。其感激涕零。當至五體投地。乃竟恕置不顧。任此一朶能行。花被僮奴攘去。亦薄情矣哉。

天下悲觀人多爲天下多情。人佛子以熱心濟世。乃遁迹空門。此物此志也。某生既格於外勢。知願終難遂。於是益懷厭世。想作書貽友人。謀脫黨以爲割斷情絲。計世人方謂某生嚙於近日某黨黨員。或墮身煙窟。或甘作花奴。羞與絳灌輩伍也。不知是亦牽掣於某女郎。故某生之情痴亦至矣。然而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抑衙某生。又奈之何哉。



滑稽 測字先生

鏡吹鳴鳴旗翻五色奉天都督署門首架木爲掛樓綴松英於其上中嵌五色電燈成祝詞四字曰於萬斯年遊人盡聚於其前觀者以百數計羣歡呼曰民國二年萬歲東三省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紅男綠女車水馬龍繞有一番新民國新年之新氣象時則有兩生散步其前冠繡絨帽著短後衣踏鹿皮靴携文明杖且談且行相與軒渠不已所談爲某測字先生事蓋先生善滑稽而二人者適從某測字先生處領教來也測字先生者隱其姓字自號爲曼倩生痛時事之日非人心之險惡借此以肆其謾罵且冀有所諷諫亦古東方之流亞也兩生一爲甄藹果一爲鍾化英與曼倩生爲道義交以新年無所事往造曼倩生爲談天計至則相與脫帽賀新畢煖茗圍爐暢談天下事以民國前途欲措手無所爲計乃詢於曼倩

生曰僕等欲假君之術以究將來君其許我乎曼倩生唯唯甄生曰今日已爲民國二年甲子應爲癸丑乃書一丑字鍾生曰丑屬爲牛更書一牛字曼倩生乃捉筆握管撫昏戟指而言曰以二字意義觀之兩君此後作事宜出以顛顛濟以陰險然後將法螺吹圓則前程之大未可量也兩生愕然不得其故曼倩生曰以拆字法觀之丑爲半田言心田須缺欠也又爲刃一言對人須笑裏藏刀也且丑字在戲劇上列於生旦淨末之後凡去丑之角色須以怪頭怪臉向人任人笑罵忝不爲怪始能博座客歡蓋廉恥道喪始克臻此現今中國如一劇園其拉拉雜雜者皆傀儡登場者也故欲在此等世界必須藏却本來面目一如戲場之所謂三花臉者方能邀國人之歡心也牛字上爲丿爲一似人而無撇下爲十言十分不成人也當今時世泯禁道德日墮凡所謂上而各國務員下而各行政官各

議員問孰具完全之人格者。兩君與此輩人共爭。遂臭味不同。又安可乎。又按字義言之。可作吹牛之牛。解蓋欲爲當今大人物。除拍馬外。卽須吹牛。大言炎炎。一座盡驚。無論事之可行與否。而快口舌之談。亦足以驚世駭俗。使人訝爲得未曾有。俾一般昏上空談之輩。相與引爲同調。於是名譽日隆。羣推爲當世傑出之材也。不觀方今所謂第一流人物乎。二十萬里鐵路。指揮而成矣。出昏幣。練精兵。且可直搗聖彼得堡矣。各都督各報紙。非日言征俄。征庫乎。然一究其實際。皆過屠門大嚼之流也。故兩君不欲作事。則已。如欲出而當天下事。則首須喪盡廉恥。繼須壞盡良心。終須滅却道義。吹足牛皮。此無上之秘訣也。否則只好埋頭不聞時事。亦未始非藏拙之一道也。兩生知爲有爲而言。遂相與胡盧一笑。歸途相述。猶拍掌不已云。

希○哲○子○曰○曼○倩○生○之○言○可○謂○譎○而○近○於○虐○矣○然○環○顧○當○世○其○稱○爲○煌○煌○人○物○者○又○孰○非○服○膺○此○丑○牛○二○字○之○字○義○者○乎○諸○君○如○有○意○乎○竊○冀○從○今○作○起○猶○未○爲○晚○也○



